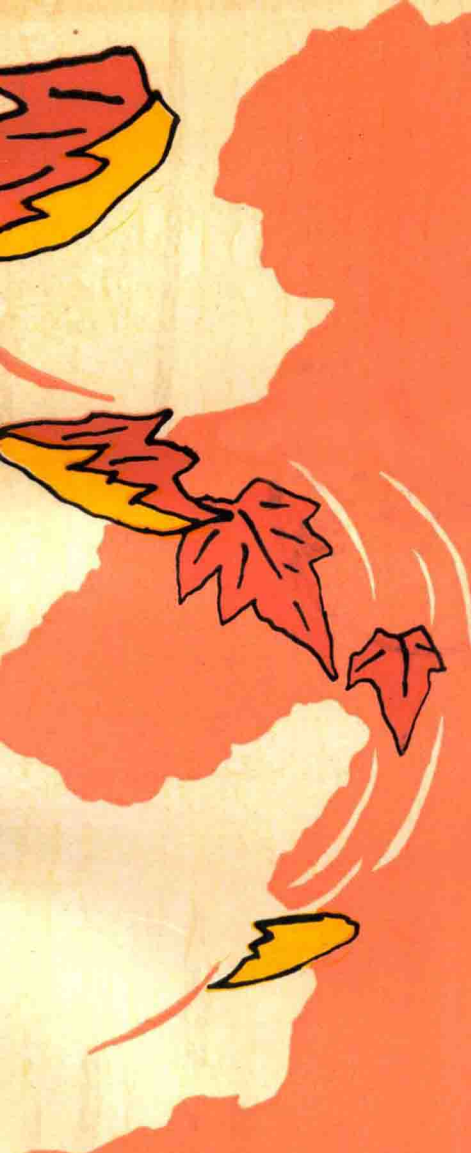




采英集

张毓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朱英集

（一）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采英集

张毓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豫)新登字01号

采 英 集

张毓书 著
责任编辑 蓝纪先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23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215—02327—3/I·272

定价 5.20元

序

鲁枢元

《采英集》，这部文学评论集的名字一下子使我联想起前年初秋在延边由安图利长白山天池的一段旅途。车在群山间行驶，路旁的青松、白桦莽莽苍苍，而林下的草丛中错错落落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有的嫣红，有的金蒂，有的雪白，有的淡青，有的蓝紫，有的粉绿。引诱得我们几次停下车来，采摘下这些山野中的精灵。还有一次，连为我们开车的自治州政府机关的朝鲜族司机也突然煞住车跑向山坡，采回一枝血红欲滴、状如珊瑚的野带来。野花草采撷了一大束，璀璨如一堆有生命的珍宝，车内显得流光溢彩充满生气。这些来自山野的精灵冲撞着人的情怀，同车的几位伙伴，包括那位朝鲜族的司机师傅，竟引吭高歌，直唱了三百里山川。

张毓书同志的这部《采英集》，就是文学天地中的一束山野精灵，它展现给读者的是新时期的文学最初十年里的色彩与姿态，当然，它自然还辉映着采撷者自己的眼光，浸沉着评说者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集子中最早的篇章写自1979年，最迟的写在1992年，时间的跨度十年有零。这十三年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原野里一个万木葱茏、百花争艳的繁茂期。文坛上真可谓“千里莺啼绿映红”：芙蓉镇、桑树坪、无忧树、留恋果、绿化树、红高

梁、三角梅、茛苳草、空谷兰、勿忘草、仙人掌、白玫瑰、雪莲花、丁香花、会唱歌的鸢尾花、沙海的绿荫、大墙下的红玉兰、悠悠寸草心、蓝蓝木兰溪、甜甜的刺莓、迟开的花朵、最后一篓春茶、我爱每一片绿叶，我骄傲我是一棵树、她就是那个梅、赤橙黄绿青蓝紫、高山下的花环……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是故意堆砌辞藻，以上所列竟全都是这十年中获全国大奖的文学作品，我只是模拟相声艺术手法把它们串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乱花扑面、落英迷离的天地中漫游和探测、鉴赏与采集，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这本集子里容纳着作者的辛劳与喜悦。我钦佩毓书同志坚韧的毅力，又羡慕他多多采撷的幸运。

在中国新时期文坛的群落中，有这样一块田力旺盛、收获颇丰的生长层：这一层人多半出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成长于五星红旗的晨曦辉照下，有幸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而大学毕业前后却落进“文化革命”的滔滔黑浪之中，十年沉浮，备尝艰辛，过了“而立之年”又赶上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虽已属“老大”却未敢悲伤，图精励志，迎头赶上，为偿多年遗失的文学夙愿，在文坛上凭自己的双手终于建立一份属于自己的业绩。我所熟悉的这些人中，从事文学创作的有韩少功、陈建功、张承志、吴若增、成一以及达理夫妇，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的则有刘梦溪、周介人、雷达、何孔周、孙荪、李星等，还有曾镇南。张毓书同志出生于1946年1月，文革前夕的1964年夏天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曾在军垦农场接受过所谓的“再教育”，后来分配到铁路教育系统工作，直到1976年也就是他30岁之后，才迎来了他的文学花季。无论从哪方面衡量，毓书同志都应当属于这一群落中的

一员，他所从事的行当是后者，即文学理论批评。

关于文学批评，就我自己粗浅的体会，这实在是一份费气力而又不易讨好的工作。一个批评家，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他面对的远不只是一部作品的文本，他还不能不面对价值观念，欣赏趣味大相径庭的读者社会，不能不面对天性敏感、言谈尖刻、其中不少是已经自信为创造天才的作者，同时，他还不得不面对着自己的内心，不能不象一位创造者那样，每在墨水瓶里蘸一下墨水就同时注入自己的一份心血，他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不能不在字里行间渗入自己的品性和人格。评论家实在难做。以往，评论家曾被社会用作“吹鼓手”、“棍子手”，曾被作家讥为寄生在作品之上的“木耳”、“蘑菇”，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坛迎来了新的繁盛时期，批评家的工作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依我看来，蹩脚的、卑琐的批评家自然也有一些，正如文坛上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些蹩脚的、卑琐的作家一样，而一个真正的批评家都往往要具备理论和创作的双重才能，即具有深邃的逻辑思维运筹能力，又富有敏锐的体验直觉感悟能力。幸运的是，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已经以“第十位缪司”的形象现身于文学的殿堂。

读张毓书的这些评论文章，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发出的光辉。他的评论文章或理论研究成果大多是选取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更贴近社会和人生，也更贴近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与人物，我历来认为这是一块深厚的肥沃的文学土壤。毓书同志在这块土壤上辛苦耕耘，他的开掘是深刻的，他的收获是丰硕的，他的这部文集的出版，将为我们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田园中增添一个色彩鲜丽的花环。当然，批评的角度，批评

的方法毕竟是多样的，在社会历史批评以外，也还可以有结构主义的批评、符号学的批评，心理学的批评、甚至形式主义的批评等。毓书同志曾对我讲起过，对于文学批评的其他路子，他也很有兴趣尝试一下，况且他已经在开拓新的领域。我相信，他下次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将是更为丰硕的成果。

1992年9月15日

目 录

性格的多重色彩与质的一元化·····	(1)
面对生活的抉择	
——关于文学社会性的思考·····	(33)
小说悬念漫笔·····	(38)
有感于快速创作·····	(48)
文学自我:寻找与超越·····	(52)
参照中的自省	
——中西文学对流的思考·····	(61)
“吼”与“哭”:时代的变革之音	
——冯么爸与玉生嫂形象的意义·····	(69)
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交响曲	
——评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	(76)
且说杨大新的“大”和“新”	
——读小说《队长得了横财》·····	(92)
篇幅小 容量大	
——读“宝塔山”小小说专页·····	(96)
柳·菊·草	
——读张宇小说三篇·····	(102)
红绿相映的生活画	
——论莫伸小说创作的比照艺术手法·····	(111)
让科学在幻想的太空翱翔	
——简评近期科幻小说·····	(143)

尖端·极端·弊端

——漫评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 (147)

生活进程中的有心人

——评短篇小说《开市大吉》…………… (157)

催生唤苏的爱情之花

——评短篇小说《明姑娘》…………… (164)

对人的价值的开掘

——读短篇小说《奇迹出现在那天夜里》…………… (169)

春风满园关不住

——读短篇小说《生活的路》…………… (174)

按生活本身的真实写人

——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178)

平凡与伟大之间

——评短篇小说《卖书的》…………… (183)

绵绵邈邈的人生之梦

——读散文集《风雨人生路》…………… (185)

说《来劲》…………… (189)

当代长篇小说文体扫描…………… (195)

气壮天地 义贯千秋

——评长篇小说《铁魂》…………… (207)

波澜叠嶂的艺术画面

——评长篇小说《蓝凌江波涛》…………… (221)

铁路生活的奏鸣曲

——《西铁文艺》优秀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述评

.....	(230)
钢铁的颤音 心灵的烟火	
——第一届《绿灯》文学奖获奖作品述评.....	(241)
奔驰在广袤的土地上	
——第三届铁路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述评.....	(250)
轮与轨撞击的心音	
——第五届铁路文学奖获奖小说描述.....	(259)
腾飞的画卷 时代的奏鸣	
——宝鸡铁路报告文学巡礼.....	(266)
生活·艺术:多层面掘进	
——《五彩石》创刊两年小说丛论.....	(275)
敢于向时弊挑战的弄潮儿	
——评短篇小说《新客规今天生效》.....	(288)
沧海风云图 惊涛壮烈歌	
——简评中篇小说《蜀道吟》.....	(292)
浑金璞玉 熠熠闪光	
——评小说《“瓜头”小传》.....	(297)
《触怒山神的汉子》及其争鸣.....	(301)
深植于现实的土地上	
——杜光辉中篇小说综评.....	(304)
后 记.....	(316)

性格的多重色彩与质的一元化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生活是色彩斑斓的。近年来，我们的作家摆脱了以往的种种模式和束缚，把自己的艺术笔触对准着人物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和命运变化，进行深入的挖掘，由此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广泛的描写，绘制了一幅幅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历史变革之间错综复杂的画卷。但毋庸讳言，作家们在艺术创造方面的努力，还不能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还不够多。特别是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还存在着两种有碍于塑造具有丰富的人物性格的偏向：一是在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时，忽视了人物的本质特征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脱离生活人为地制造复杂性，使人物形象出现了违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芜杂性、分裂性倾向；二是在强调人物性格整体性的同时，又重蹈以往不顾生活的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随意地把人物性格简单化、脸谱化和意念化的覆辙，从而使艺术形象缺乏血肉，失去应有的艺术感染力。这两种倾向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而没有揭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

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中，一方面要防止“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把人物性格内核分裂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并明确提出，在性格塑造上，应当力求做到丰富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这无疑也是我们今天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所应遵循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

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早已作为现实主义的重大课题被提了出来。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经典性的著名论述是过去艺术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求人们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历史地观察生活、观察人物。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笔下的人物都首先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给哈克奈斯的信里，恩格斯就指出，巴尔扎克主要反映了一八一六年到一八四四年这个时期法国的历史，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所创造的众多人物是以那个时期为典型环境的。事实上，正是这个时期，由于拿破仑的失败，欧洲许多国家的统治者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法国出现了王朝复辟，但历史到底不会回到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的状况，封建阶级已经不能再作为主宰者出现于历史舞台了。但正是这时候，战胜了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却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个“强壮的小伙子”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一八四八年，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出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搏斗。正是这样一个矛盾错

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作为法国历史的伟大“书记”的巴尔扎克，创造了他的许多人物。尽管他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不同的遭际，不同的典型性格，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富有特色的历史时期中生活并且归根到底被这个社会历史环境所左右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在近代以来，许多伟大、杰出的文学大师，他们笔下的典型，都是受复杂的社会关系、尖锐的社会斗争制约的。这样典型的社会环境，除了直接爆发革命风暴的时期，很多都是属于历史的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时期。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创造的人物形象，都可作充分的证明。

一八四五年四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人，决不是什么上帝手中的杰作，不是某种绝对理念的体现，也不是什么原始生命力的勃发。从根本上讲，人的社会性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道德、宗教等因素的综合产物。人被这些社会存在决定着，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共性。要研究真正现实的人，就必须研究社会的人或人的社会。只有认识了社会，才能认识社会的人；认识了社会，也就是认识了社会的人。正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²⁾这是因为，人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千变万化的社会关系和纷纭复杂的生活头绪牵动着每一个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不可能是单线条和单颜色的自然

物。另一方面，一个完整的人，总是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³⁾这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中，在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反映、认识、改造中，又总是从自身单独具备的特殊状况中进行的。由于诸如遗传带来的差异，由于具体的家庭、环境、经历的不同，每个人的思想、感情气质、资禀、学识、才能、兴趣、习惯又各不相同，因此，便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的个性，形成了成为“单个人”的具体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和意识、本质和现象、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也可以说是人的性格之学、感情之学。正是基于这种客观存在以及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那些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都极力通过环境的典型化，通过扎根这种环境之中的人物的典型化，通过环境与人物辩证关系的真实描绘，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相反，都力求避免给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添加社会生活以外而为人物所承受不了的超凡脱俗的“神”的思想，也不给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随意赋予社会生活以外简单浅薄的“鬼”的画皮，而是把人物放置在现实生活诸多关系的旋涡中，按照生活的意志让其自由地升降和沉浮。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新时期，生活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内容复杂多样：革命的传统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光大，新思潮被更广泛地了解和吸收；年长的一代遭受过挫折磨难、对历史作更全面的回顾，年轻的一代产生过困惑迷惘，对理想作更执着的追求；绽发的萌芽和泛起的沉浮难免混杂，从失败而走向胜利的喜悦之中间或有希望和

怀疑缠绕……单一的色调、固定的视点远不足反映生活的多彩，喧闹的音响、驳杂的旋律更适于表现奋进的民族的心声。因此，作家们普遍不在满足或停留在人物性格的单线条和单颜色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去追求和表现人物性格的多向性、全颜色和立体感；尽力去塑造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干瘪的形骸。因此，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是近年来作家所致力于探索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作家们在大量的艺术实践中为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为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性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值得珍视并有必要予以总结的。

把人物放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从而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是作家致力于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

无冲突论给我们的文学带来的苦痛至今记忆犹新。前些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其作品中“理想化”的人物比比皆是。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昙花一现，其人物也成为过眼烟云呢？这不能说与无冲突论的影响没有关系。古往今来，凡是获得艺术上成功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几乎都真实、生动、深刻地揭示出那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和斗争。文学史上许多作家在表现他们的时代时，都把历史的真实视为最高的标准。法捷耶夫的《毁灭》写一支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遭遇敌军包围终被毁灭的故事。作品真实地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把红军队伍行军途中的饥饿、伤痛、苦闷、动摇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样的环境必然造就莱奋生等一类人物。莱奋生为了搜罗粮食，不顾高丽主人的哀求，杀了他的猪，为了一个队员不愿下水捉鱼，他可以拿枪对准他逼他下水。他以严厉的作风带领部队转移，但在被围

之际，竟也疲倦、动摇和手足失措。其他人物诸如矿工木罗式加，知识青年美谛克等，他们在危急关头显露出不同的心态，他们的性格都有那种艰难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但却真实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为“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渴望”而战斗的强韧意志和力量。近年来誉满我国文坛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之所以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敢于触及当前军队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尖锐矛盾，大胆抨击党内不正之风，打破了那种按照无冲突论演绎政治的陈规陋习，高度真实地再现出当前的部队生活。作品把它的人物紧紧地置于光怪斑驳的社会环境下，描绘了一系列可亲可敬的英雄，从战士、指挥员到将军，有的人物着墨不多，只勾勒了几笔，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原因很简单，作者写的是有血有肉、具有各自性格特点和丰富复杂感情的英雄，而不是徒具躯壳、索然无味的“完人”；是按照特定的生活本身所发生的一切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真实逻辑描写人，而不是按照某种抽象原则或某种脸谱来图解人。获奖小说《秋雪湖之恋》在表现“文化大革命”中普通的战士和人民面对林彪、“四人帮”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严酷现实而形成的一场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严樟明等一系列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军人形象。在逆境面前，他们并不听天由命，任人摆布，而是竭尽所能力挽狂澜。由于剧烈冲突的社会矛盾，他们明知为着这场维护光明、真理、道义的战斗，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将忍受当时理所当然的组织处理，将彼此失散，他们有时也为此而焦躁、顾虑，但他们的信念终于坚定了：那就是美一定会战胜丑，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因此，才使人们感